

端木蕻良

土地的誓言

对于广大的关东原野，我心里怀着挚痛的热爱。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呼唤我的名字，我无时无刻不听见她招呼我回来。我有时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胸膛上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心是跳跃的。我的心它还在喷涌着血液吧，因为我常常感到它在泛滥着一种热情。当我躺在土地上的时候，当我仰望天上的星，手里握着一把沙泥的时候，或者当我回想起儿时的记忆的时候，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林，标直漂亮的在原野里呻吟，我看见奔流似的马群，蒙古狗深夜的嗥鸣，皮鞭滚落在山涧里的脆响，我想起红布似的高粱，金黄的豆粒，黑色的土，红玉的脸，黑玉的眼睛，斑斓的山雕，奔驰的鹿，带着松香气味的煤，带着赤色的足金，我想起幽远的车铃，晴天里马儿带着串铃在溜直的大道上跑着，狐仙姑深夜的谰语，原野上怪诞的狂风……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，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，她低低的呼唤我的名字，声音是那样的低，那样的急切，使我不得不回去，我从来都被这声音所缠绕，不管我走在那里，或者我睡得沉沉，或者在我睡梦中突然的惊醒的时候，我突然的记起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，我必须回去，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。这种声音是不可阻止的，这是不能选择的，只能爱的。这种声音虽已经和我们的心取得了永远的沟通。当我记起了故乡的时候，我便能看见那大地的里层，在翻滚着一种红熟的浆液，这声音便是从那里来的，在那亘古的地层里，有着一股燃烧的洪流，像我的心喷涌着血液一样，这个我知道的，我常常把手放在大地上面的时候，我会感到她在跳跃，和我的心的跳跃是一样的。她们从来没有停息，它们的热血一直在流，在热情的默契里它们彼此呼

唤着，终有一天它们要汇合在一起。

土地是我的母亲，我的每寸皮肤，都有着土粒，我的手掌一接近土地，我的心便平静。我是土地的族系，我不能离开她。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我印下我无数的脚印，在那田垄里埋葬过我的欢笑，我在那稻棵上捉过蚱蜢，那沉重的镐头上有我的手印，我吃过我自己种的白菜，故乡的土壤是香的，在春天，东风吹起的时候，土壤的香气，便在田野里飘起。河流浅浅的溜过，柳条像一阵烟雨似的窜出来，天气里都有一种欢喜的声音。原野到处有一种鸣叫，像魔术似的天气清亮到透明，劳动的声音从这头响到那头。到秋天，银线似的蛛丝，在牛角上挂着，粮车拉粮回来了，麻雀吃厌，这个那个到处飞，禾稻的香气是强烈的，辗着新谷的场院辘辘的响着，多么美丽，多么丰饶……没有人能够忘记她。神话似的丰饶，不可信的美丽，异教徒似的魅惑。我必定为她而战斗到底。比拜仑为希腊更要热情。土地，原野，我的家乡，你必须被解放，你必须站立。夜夜我听见马蹄奔驰的声音，草原的儿子在黎明的天边呼啸。这时我起来，找寻天空上的北方的大熊，在它金色的光芒之下，是我的家乡。我向那边注视着，注视着，直到天就破晓。我永不能忘记，因为我答应过她，我要回到她的身边，我答应过我一定回来。为了她，我愿作随便什么，我必须看见一个更好看更美丽的故乡出现在我的面前——或者我的坟前，而我用我的泪水，洗去她一切的污秽和耻辱。

九一八十周年写。

——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《华商报》